



博雅人文

阅 读 经 典

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

徐 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阅读经典

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

徐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徐贲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0

(博雅人文)

ISBN 978-7-301-26214-6

I. ①阅… II. ①徐… III. ①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美国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0995 号



书 名	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
著作责任者	徐 贲 著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214-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9 毫米 × 1230 毫米 A5 13.25 印张 370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你一旦开始阅读，也就会永远自由。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目 次

序言 我亲历的人文教育 / 001

前言 课堂内外的人文经典阅读 / 021

第一部分 人文教育的课堂思考

一 索福克勒斯《菲罗克忒忒斯》

——出卖朋友的羞耻 / 033

二 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

——神不正义，人怎么办 / 041

三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幸福、节制和诚实 / 045

四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政治是自由人的公共行为 / 054

五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

——箴言是怎样的一种说理 / 060

六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关于密提林的辩论》

——美国出兵阿富汗是否正当 / 074

七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在斯巴达的辩论和战争的宣布》

——国王为什么“说”不过监察官 / 078

八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弥罗斯人的辩论》

——“修昔底德陷阱”和强权逻辑 / 083

九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人文阅读的释义 / 089

十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几何学与民主政治 / 099

十一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人文课上的常识与普通知识 / 108

十二 《圣经·旧约》之《约伯记》

——人为何像约伯那样无辜受难 / 114

十三 路德《论基督徒的自由》

——宗教的和政治的自由 / 124

十四 胡安娜《给菲洛蒂亚修女的回信》

——辩解与道歉 / 129

十五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先知”和“武装斗争” / 137

十六 伽利略《星际信使》和笛卡儿《谈谈方法》

——人文阅读中的“科学” / 146

十七 蒙田《随笔集》

——引述与学问 / 158

十八 霍布斯《利维坦》

——血统继承与腐败问题 / 166

十九 洛克《政府论》

——人文阅读中的词意和理解 / 177

二十 帕斯卡尔《思想录》

——公共生活中的“原罪” / 183

二十一 伏尔泰《老实人》

——神迹与奇迹 / 187

二十二 美国《独立宣言》

——“檄文”的说理与修辞 / 197

第二部分 列奥·施特劳斯与人文教育

一 人文教育和民主政治

——施特劳斯心目中的“伟大著作” / 207

二 人文教育的美国家园和外乡人列奥·施特劳斯 / 223

三 神的律法和人的政治

——《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记》 / 246

四 古典共和的理念

——施特劳斯的“思想遗产” / 261

五 施特劳斯读色诺芬 / 279

第三部分 西方古典的当代启示

一 苏格拉底对话《辩词》和《克里托》中的“公民服从” / 297

二 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中的政治与人性 / 317

三 斯佩罗尼《妙语录》的诙谐与智慧 / 336

四 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与共和腐败的肇始 / 356

五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与政治改革的“政体”问题 / 372

结语 学术的公共性与人文教育 / 387

附录 人文教育经典阅读“大学讨论班”课程示例 / 410

后记 / 415

序言 我亲历的人文教育

2009年10月8日《广州日报》报道，中山大学新创博雅学院，通过通识教育打造“无专业精英”，宣言“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学为普通大学生提供“通识教育”（或称博雅教育，general education），把着眼于自由人、全人的教育（即“人文教育”），而不是单纯的专业或技能知识传授，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我是很赞成的。我本人在美国大学从事人文教育（当然还教英语系的专业课程），已经二十多年了，始终将此视为我教授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在我任教的学校里，人文教育课程是所有学生都必须在头两年里修毕的，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不可能渊博、精深到哪里去。它不以培养“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目标，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或可能。美国其他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基本上也都差不多。这是一门为所有的普通大学生设置的课程，学生们都有自己的专业，人文教育是为了帮助他们增进思考、判断、与他人对话、协作的能力，了解人的价值与自身弱点，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是普通人而不是精英的教育。

（一）从知识到智识

教育的目标不能脱离具体的学生结构、受教育年限、可操作的课程设置、师资条件、知识性质和活动范围，人文教育也是如此。人文教育课上的知识不是专门的学科知识（subject knowledge），而是普通知识。我所任教的大学为全体学生提供人文教育，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以后也会从事各自的专门职业，学校不会以成为“无专业精英”来为他们设定人生目标。学生们的专业有文、理之别，但是，人文教育的六门课程（经典阅读四门和写作两门）是每个学生必修的。此外，每个学生还必须修满八门“通识教育”的课程。其中，宗教研究两门；数学一门；自然科学：生物、化学、物理与天文、环境与地球科学中选一门；人文学科：艺术史、传媒、英语文学、外语、神学中选两门；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选两门。我本人在英语系有时开一门“文学阅读”，就是一门英语专业学生必修和其他专业学生都可以选修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拓宽学生们的知识面，它的课程有专门的“领域知识”（subject knowledge），由专业老师来传授。例如，数学是数学课的领域知识，必须由数学教授授课，对修这门课的英文专业学生（通识课）和数学专业学生（专业课）的专门知识要求是一样的。

与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不同，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经典阅读和写作）没有专门的领域知识，而是有自己的三个主要特点：一、它强调的是以思考（thinking）、理智（reason）、判断（judgment）能力为主要特征的智识，不是某种领域知识；二、它要求学生进行以“常识”（common

sense) 和“普通知识”(common knowledge) 为本, 以亲近智慧为目标的知识活动, 不以积累和提高专门知识为目的; 三、它的“知识”产生于“对话”, 而不是“传授”, 在运用知识时重在说服的过程, 而不是最后的真理, 因此特别与公共说理有关。就体现这些特点的人文思想讨论而言, 经典阅读比写作更能体现人文教育的特色, 经典阅读的任课教授来自各个系科(都接受过上这门课的统一训练), 完全不受各自专业背景的限制, 充分体现了人文教育无知识边界的理念。

人文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人的心智解放和成长, 美国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 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 在《大学之外: 人文教育为什么重要》(*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 一书中特别强调这一人文教育的理念。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内尔森(Christopher B. Nelson) 在评论这本书时指出, “罗斯是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和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等杰出思想家那里找到了对高等学校作用新观念的支持: 高等教育必须超越‘大学校园’, 显示自己是最高使命的教育——即为人的一生塑造完整人格”。^[1] 这个理念主要是在人文教育课程, 而不是在一些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如初级的数学、物理、外语) 中被充分体现的。当然, 在一些人文专业课上, 如程度较高的哲学、政治哲学、历史、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 也会涉及多种人文问题, 但因为专门知识传授的任务, 不可能把教学活动完全定位于人

[1] Michael S. Roth, *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ristopher B. Nelson, “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3, 2014.

文思想讨论。

通识教育不能代替人文教育，这是因为，人文教育的重点不是单纯的专门知识传授或灌输（通识教育的目的仍然是补充学生专业知识之外的专门知识），而是基于独立思考、判断、价值认可、尊严意识的，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说理和对话能力的全面培养和提升。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样的高等教育理念有了比文艺复兴之后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重要的意义。人文教育需要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观念本身在发生变化，“学富五车”在巨大的知识信息面前也早已显得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了。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知识理想是类似于“学富五车”的渊博学问。他们把积累知识当作知识的主要目的，至于积累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则不是重点。因此，确实的和道听途说的知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如果一个人能把同一个意思以许多不同的变化方式说出来，那他就是一个知识丰富、学问渊博的人。伊拉斯谟的《论词语的丰富》就是一部这样的知识渊博之书。书的题目 *De Copia* 的意思是“丰饶”“丰富”。丰富的知识是在阅读中获得的，阅读当然需要思考，但那是一种积累而不是批判意义上的思考。

文艺复兴时期，思考就是有目的地将可能有用的知识有条理地加以归类 and 收集，记在脑子里。阅读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精细、持久、有条理的思考教育。《论词语的丰富》的最后一部分讲的是如何使用笔记本收集有用的知识材料，这成为文艺复兴时人文教育最广为采用的方法，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把阅读看成是对整个知识领域的探索，因此，每个有志于从事写作的人一生至少得把古典通读一遍，必须有了这样的知识准备才能开始写作。把希腊和罗马文学拆散成为“笔记”，为的是使它们化为许多便于记忆或在运用中可以重复的现成材

料。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工程（令人想起钱锺书的《管锥编》和他做学问的方法），而尤其令我们赞叹的是他们的记忆功夫。记忆力好的人在知识上处于优势地位，就如同冷兵器时代气力大的人在战斗力上处于优势地位一样。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随着知识观的巨大变化，大部分以前被看作很特殊、很稀罕的知识已经变成了很普通也很容易得到的信息。21世纪，便捷的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亿万人信任的“人类知识总和”。然而，今天的信息便捷是否就意味着学生更有知识呢？

我曾经对人文教育班上的学生们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进行讨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学生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意见相当分歧。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18至29岁的美国人，有72%认为网上可以获得客观公正的知识。我班上的情况也是，大多数学生认为，来自网上的信息，如果加以必要的真实性评估（这是他们论证写作课上的学习内容之一），可以成为可靠的知识。还有的学生则表示，这种“我们全都有了”的知识（this now-we-have-it knowledge）并不一定是他们需要的知识。网上的知识既是好事，又不是好事；既是方便，也是负担。好事或坏事都是因为“信息太多”。好是因为“尽量够用”，不好是因为“不知该用什么好，太费时间，令人困扰。不知从何开始？该找什么？作何用途？”

于是，讨论便从能否从网上获得知识转向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有意思的是，马上就有学生上网查找“知识”的定义，并对班上同学报告说，知识是对某个主题确信的认识，并对之作符合特定目的的使用。拥有知识就是能用经验和联想来知道和了解某些事情，包括科学、艺术或技巧。人可以通过研究、调查、观察或经验而获得知识，但主要还是要靠“学习”别人的知识。既然要学习，知识传授就很重要，上网便也是一种寻求知识传授的途径。

在这个讨论中碰到一个问题：网上的信息确实很多，但是，信息是否就等于知识呢？爱因斯坦说，“信息不是知识”，但他并不崇拜知识，他说，“关于‘是什么’的知识无法打开‘应该是什么’的大门”。按照爱因斯坦的标准，今天学校里传授的大多是“不是知识的知识”（仅仅是“信息”），与以思考、理智、判断为特点的“智识”相去甚远。例如，《独立宣言》里“美洲”和“自由”出现过多少次？你能完整地背诵几首诗、记住多少重要的年代、知道多少名著里的人物、知道多少问题的标准答案、会演算怎样的数学题、记住了多少英语单词或语法规则等等，这样的知识只不过是信息，算不上是有智识意义的知识。

英国哲学家尼古拉斯·麦克斯韦（Nicholas Maxwell）写过好几本讨论大学知识的书，他提出，大学需要以提升“智慧”来代替单纯的“知识”积累。智慧又可以叫作“智识”，是一种特别需要由价值和意义来导向的求知过程，其目的是认识处于物质宇宙中的“人类世界”，帮助学生探究并认识人类世界的丰富性、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

智识的导向可以帮助我们区分技能性的知识与体现人类价值的真正知识（智识）。例如，电脑传媒技术知识必须在道义价值的指引下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智识。是有智识和智慧的人创造发明了让人类能普遍受惠的互联网，而仅仅有技术知识的人却可能是在破坏它，他们从事的是在互联网上挖坑筑墙，或者欺诈、贩毒、卖淫的犯罪活动。爱因斯坦说，“人类真正的智识表现为想象，而非知识”，他指的是造福人类而不坑害人类的想象。这样的想象离不开善良的意愿、积极的意义和好的价值观。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智慧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而非只是“能力”。智慧是人的一种“入世”而不是“避世”或“出世”的方

式，这就是说，智慧是人类在生存世界里有价值导向、有问题意识的知识。智慧对人类的孕育和滋养使得它有了一种与母亲角色相联系的女性形象（persona）。希腊传统中“爱智慧”（哲学）来自一个女性的名字Sophia（索菲娅）。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是富饶的守护神，也是智慧女神。在罗马人那里，密涅瓦（Minerva）或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a）是智慧的化身，是从大神丘比特的脑袋里生出来的。她把造福人类的纺织、缝纫、制陶、园艺等技艺带到人间，她的象征是在黑夜里能克服黑暗看到前方的猫头鹰。智慧是一种良善、光明的能力，违背良善和光明的能力再强，人们也不把它称为智慧。无数的历史事例告诉我们，能力很强的人可能因为错误的价值观而变得非常邪恶。

互联网时代的学生们最需要学习的是有积极价值导向和批判问题意识的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获取被叫作“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唾手可及的现成信息。以培养这种能力为宗旨的人文教育因此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专业教育可以告诉学生“是什么”和“怎么做”，而人文教育则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和“为什么”。唯有如此，学习才能从“求知识”提升到更有意义和更高一层的“求智识”。

（二）智识教育是“授人以渔”

人文教育以提高学生的智识为主要目标，智识又称“智性”（Nous），是从希腊语的νοῦς来的，经常被作为智能（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是同义词。它被认为是人类心智所具备的一种能分辨对与错的直觉能力，所以特别与价值判断有关。在柏拉图那里，智识（nous）常指“见识”（good sense）或“明智”（awareness），是人的“心智”

(mind) 的特殊能力，也是智慧的一种体现。在《克拉底鲁》(Cratylus) 篇里，柏拉图说，智慧女神的名字 (Atheonóa) 指的是“神”(theos) 的心灵 (nous) (407b)。在《斐多》(Phaedo) 篇里，苏格拉底在临死前说，他从雅典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 (Anaxagora) 那里了解到宇宙的智识安排万物秩序，是他思想的一大转折。亚里士多德把智识看成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一种与“理智”(reason) 相联系的能力。他在《伦理学》第四部分里把智识视为一种把握基本原则和事物本质定义的能力，智识是人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加强的能力，这与年龄、阅历能增长智慧是一致的。

人文教育课堂上的智识虽然与这类古老的智识观不无关联，但强调的却是另外一些与一般学习或知识学习有关的人的普遍能力，其中最为基础的便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知识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了。在线的“维基百科”创始人之一、在线的“公民汇编”(又称“公民纪要”，Citizendium) 百科全书的创始人拉里·桑格 (Larry Sanger) 在《互联网如何改变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How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What We (Think We) Know”] 一文中说，“好的搜索引擎就像是(占卜)的神谕 (oracle)，不管你询问什么，都会有回答。有的回答正是你所寻找的。但是，有的回答，对不起，只不过是神谕——它很难理解，而且可能是错的……知识与信息是不同的。你很容易从网上获取信息，但知识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同样，学生们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专业知识，但是，要增进能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互联网上容易获得的巨量信息造成了拉里·桑格所忧虑的“知识贬值”现象。他说，“全世界互联网服务积累的信息越多，信息越是容易获得，比较而言的知识就越不稀奇，越无吸引力。我担心互联网已经大

大削弱了人们对知识独特性和知识为何值得追求的感受”。许多以前被视为难能可贵的知识在互联网上唾手可得，就专业知识的积累而言，年轻学人超过以前那些皓首穷经的绩学之士已经不再是什么难事。然而，他们的智识却未必有同等程度的增长。知识不等于智识，这并非在互联网时代才如此，但却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突出。一个“学者”可以有博士的学衔，出版过几十本著作，拥有许多学术荣誉的头衔，却在那里论证大饥荒时代饿死人其实是“营养性死亡”，或者用主张子虚乌有的“人民社会”来否定现有“公民社会”的民主意义。

分辨知识的真伪需要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更是智识，智识是更不容易获得的知识。桑格指出，信息的“超级丰富（superabundance）其实让获得知识变得更困难了”，当然，他所指的是经过思考和判断确认为可靠的真正知识。真正的知识是一种“信念”，它必须是经过检验的。在知识的纸媒传播时代，读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有经验、有眼光的编辑们的帮助和他们对知识的检验。

今天，这样的检验任务往往落在了读者自己身上，关键在于要能辨认出真实，并将它与虚假区别开来。我们运用理智或证据来做出决定。桑格说，“为知识信念提供检验是非常不易的。这要求我们有好的信息来源、批判性思考，有时还需要知晓统计和数学，并且在理解文本时要非常关注细节。这些都是花费时间和精力事情，别人可以给你一些帮助，但这些都是你自己必须去做的事情”。人文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受现成的知识，而是让他们学习如何检验知识，并对可靠的知识建立起信念，这是人文教育对学生求知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它与一般知识教育的区别在于，它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

在我任教的大学里，授人以渔的人文教育教学大纲有着比桑格的建议更为具体、系统、全面的规定。人文教育包括两个相互联系但有所区